



直直地坐在沙发上，右手一下，一下，用力地抚摩着已经起皱的心，暗示自己：不应该生气，自己当时面目得有多狰狞，孩子得有多生气，才会写出那样的话！

这样想着，心中似乎略略顺畅了那么一点点，可是身体依然沉沉的。心中那一大团东西，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下降，去碾压已经起皱的心；另一部分上升，严严实实地堵在了嗓子眼。不对，再怎么样，她也不能这样说我，我是她妈妈！

坐在车上，他说要到荷湖星城和几个朋友小聚，让我自己开车回淮阴。我木然地望着前方，心里全是那张纸上的内容。他察觉到了异常，瞥了我一眼，问：“怎么啦？”

我努力地咽了口唾沫，试图将堵在嗓子眼的东西往下压压，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：“今天我找东西的时候，在苗苗抽屉里，发现一张纸，纸上写了一些字，我看了一下，好像是骂人的话，我又仔细看了一下，她竟然在骂我！”

“哦！”他笑了。“什么时候的事？为什么骂你？”

“应该是去年夏天或春末的时候，可能是有一次下大雨，我在外面有事。她在家，没有及时关窗户，雨水打进来，把我们房间的地板泡鼓了，我当时可能说了她几句。”

“哦，去年的事啊，你还真跟她生气？”他自以为然地说。

“你知道她说我什么吗？‘长舌妇’‘妒妇’‘更年期’‘都已经七十几了’‘以为自己是18岁美少女’……’我胸口起伏，重重地喘着粗气，这些字眼又一次刺痛了我的心。

“她不过是个孩子，再说了，这也是气话，你前几天不还夸她懂事体贴的嘛！”他依然轻轻松松。

“她怎么可以这么说？这么多年来，我把一切最好的东西都给她，任何时候都把她放在第一位。整天心里就想着她喜欢吃什么，她想要什么……扒心扒肺地对她好。她怎么可以这样说我，‘妒妇’我嫉妒谁了？我还真不知道自己究竟七十几了！我到底做什么了，就‘以为自己是18岁美少女’了……在她眼里，我真的就那么不堪吗？”盈满每一个细胞的委屈，化作泪水，滚滚而下。

“唉，你有什么必要这样？”他咄咄叹气。

清明记
淮安外国语学校初二（二）班 高煦珩
微雨中，油菜花一片，我们去紫藤园扫墓。
每逢清明，约好似的，必有细雨纷纷，熏染出薄薄的水雾，朦胧一片，洗净了植被的尘埃。树木，越发嫩绿得可爱。雨，绵绵柔柔，似剪不断的儿女情，丝丝缕缕；亦如断肠人的思绪，在幽幽地诉说着离愁。
墓地，甚是凄凉。灰灰的、矮矮的，一个又一个，整齐排列。那里头，沉睡着先逝的亲人。墓园十分寂静，偶尔能听到不远处高树上一两声乌鸦的叫声。阳春，别处早已是桃红柳绿，鸟语花香；而此地，晦暗一片。即便有后人祭奠时带来的亮色花朵点缀其间，但也消解不了这灰暗的阴森气儿。亮色花朵在这样的底色中，形成了那种“造作出来”的绚烂，越发刺眼戳心。

烧纸的人很多，烟灰袅袅，呛眼得很。间或听到哭声，或是低泣，或是嘶喊。想到先人，再也不能见到这人世间的美好，我不禁泪眼婆娑。“来，给奶奶鞠躬。”在父亲的声音里，我弯下腰为逝者致哀。此时，天还是沉沉的，飘着泪滴似的雨。

与墓园一墙之隔的油菜花，黄灿灿的，眉飞色舞，明丽耀眼。油菜花在美好的年华里绽放。生命，或长，或短，我唯一能做的是：珍惜生命，把握当下，尽情享受生命的精彩，犹如那片油菜花。（指导老师：刘 恋）

我的画就是我的话

罗其鑫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我就读于成都美术学院。周抡园先生教授山水，第一节课就提出了“中国山水画为什么不叫做中国的风景画，这是我们画山水的人一辈子都要思考的并解决的问题。”几十年来，我都尊师训在艺术创作中努力地思考这个问题，作为我的座右铭和艺术价值的取向。

作为一个学画的人，我是幸运的。当时学校师资力量雄厚，仅山水课就有周抡园、赵蕴玉、罗新之三位老师。周抡园先生早年毕业于北平艺专，是人称黑白二萧的萧屋泉、萧谦中得意门生，主讲他的“本家山水”。赵蕴玉、罗新之先生则是张大千先生的亲传弟子，赵老师辅讲宋明山水，罗老师辅讲元代山水。当年在校学习，正值“三年自然灾害”。学校偏处于草堂寺和尚桥侧的几间茅屋之内，离街上有五里之遥，那时候粮食紧张，省高教局下令把体育课等一切与主课无关的活动全部取消，以节省体力消耗。我们除了上课只可以在图书室阅读和查找资料。以“精神食粮”来充饥以弥补“口粮”之不足，反而成全了我们青年时代只能学习的那段美好时光。

我后来调到成都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，当时学校的大部分老师也调整到了该单

位。感谢上苍，在国画创作室我能继续得到恩师的教导多年。“文革”中，书画界危机重重，一不小心就踩中“地雷”，在那个年代把国画当作“封、资、修”来批判。

七十年代初国家经济陷于极度的困难之中，外汇紧缺，国家只能用工艺美术品和书画换汇，鉴于国内的政治环境，周总理在书画作品的出口上做了“不要把我们的文艺思想强加于人，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都可以画”的批示。这是书画创作真正意义上的解放。我“文革”中没有改行，能以手中笔效力于国家，没有虚度年华，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

为了使出口画题材丰富，研究所规定了每年一个月的写生任务，给了我“师承”和“师造化”之间的一个串联和理解的机会。

记得当年随罗新之老师去三峡写生，当时他已70来岁了，病倒在巫山的一个小旅馆里，我在照顾他的时候，请教了这次写生的收益，他只是反复强调了“气象大”这三个字，这句话给我震动很大，当时写生我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山势山形结构特征上，只是在画所见、所知而已。没有用心去感受所画对象的精神状态，没有去思考我

要画什么和他要求我画什么，可说是物我两忘，我现在画山水的体会是物我两忘不如物我相融为好。

岑学恭老师由重庆迁来成都，开创了“三峡画派”。其作品气象之沉雄，笔墨之精到，山石云水刻画之精美令人惊叹，遂又拜其为师。他画的三峡堪称巴蜀画坛的一绝。我去了三峡若干次，自以为对三峡很了解，但觉得总画不好。后随岑老赴三峡写生，就此事请教于他，他私下风趣地告诉我，我画三峡并不是三峡具体的什么景，是在“造谣”。我的感悟“造谣”就是不为物象所惑而得其“意”。得了意，就自由了。

我是一个四川土人，所描绘的题材主要是我所熟悉的蜀道、古柏和川江景色。我写蜀道，是写蜀道难行。蜀道是物象，难是感觉，行才是我真正表达的本意。画古柏，不是写其千奇百怪的形状和苍劲感觉，是在于表现生命与自然的抗争精神和对行人的呵护爱心。

我现在的课题是画面上如何表现“苍茫”和“沧桑”，是否能成功我不知道。尽人事听天命吧！我不善言辞，只能说“我的画就是我的话”！

罗其鑫：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四川省美术家协会山水画专委会副会长，成都市美术家协会顾问。

委屈

张清

“那些成绩好的，一跟他谈，他就调。”她不哭了，语气中有着一些气愤，还有一些小小的自卑。

“你成绩也不错啊！”我有点儿心疼，也有点儿怨老师，但这不能让她看出来。“肯定不是这个原因。高中生了，我们不仅要学习知识，也要锻炼能力。这正是个锻炼的机会，妈妈相信你能够解决好这个问题。”

“哦，那我明天再跟他说说看。”她平静多了。

挂了电话，心中蹿起一团火，将脸扭向他，“哎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要电话想干什么？训她一顿？”

“我是想好好说说她，这么点小事，就哭。”

“你这样做除了让她觉得更委屈，哭的时间更长，还能起到什么效果？这时候你说大道理，她能听进去吗？跟你说多少次了，她难受或生气的时候，先认同她的感受，等她情绪稳定了，再好好教育。”他略有些惊讶地看着我，我不想理他。

到底该怎么引导她解决这座位问题？一路上，我思索着。

无边的绿色，高高低低，浓浓淡淡，从四面八方扑入眼帘。打开车窗，暮春的晚风吹在身上，很惬意。心中不知道什么时候竟已腾空了，有点奇怪：先前满腹的委屈哪里去了？

在租住小区门口，看到卖杂粮煎饼的，“孩子喜欢吃杂粮煎饼，回头来买两块。”我自言自语。

春望

刘洪权

田间麦子地头瓜，
到处葱茏偶见花。
柳絮出林思旧事，
榆钱入户问农家。
凝眸渐觉佳人近，
回首忽怜红日斜。
秀色一朝心底驻，
青春无尽也无涯。

可爱的小天使，愿你飞得更高更远

——致亲爱的女儿

记》》打湿了天使的翅膀？

还记得五岁时你参加的那场舞蹈比赛吗？为了练就一整套连贯的舞蹈动作，你一次又一次地跪到地上。见到你每一次膝盖擦地，妈妈的心都要揪一下。最后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劝你放弃。可你坚持要继续训练，而且还把妈妈给教育了一下：“妈妈，关键时刻怎能放弃！”在你的刻苦坚持之下，终于赢得了比赛的胜利。从那时起，我们就觉得你与众不同，是一个可以飞得更高的天使！

还记得那次你眼角严重受伤的经历吗？尽管受伤了，可是小小年纪的你丝毫沒有惊慌，先沉着冷静地平躺到地上，再请小姐姐去喊大人。你还解释了这样做是为了不让自己流更多的血。还告诉爸爸妈妈这都是从幼儿园老师那里学来的。这是上课认真听讲、学以致用的你，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同凡响、可以飞得更远的天使！

为了真的能飞得更高更远，我们定下了属于自己的口号：“每天进步一点点！”这个口号，你还记得吗？

最近发生的“一些情况”让爸爸妈妈担心：小天使要变成一只迷途的羔羊吗？

我们的小天使：
最近过得还好吗？
你的《清明记》着实让我们的心颤动了一下。惊诧于你清新的文风，更惊诧于你对生活的深刻领悟。在你的笔下，那片黄灿灿的油菜花，哪怕是生活在微雨中的晦暗的墓园旁边，也要不顾一切地珍惜自己的芳华、追求生命的精彩！你的这种对生命的领悟与珍惜也很精彩，让人过目难忘！你的《清明记》让我们看到小天使确实又长大了许多。

最近，除了欣赏到你的这篇习作，我们之间的有效互动似乎少了很多。那个一有空就向妈妈谈读书心得和生活体悟的小天使，正从我的世界里慢慢撤离吗？还记得我们一起读来自清散文、谈尼采名言、一起练口语100、背诵单词的时光吗？曾经的我们，“奇文共欣赏、疑义相与析。”“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”此时的我，情不自禁地冒出你曾竭力推荐我欣赏的诗句。你的学习比以前更忙了吗？还是你最近交了新朋友，逐渐淡忘了我这个老朋友了呢？我决定主动收集你的信息，找寻找我的小天使。

我从“班级优化大师”上了解的情况来看，你最近这两天在班级积分有点儿“入不敷出”。真的很担心你的近况！听爸爸说，最近小天使遇到了“一些情况”。是不是清明时分的细雨（来自你的《清明记》）打湿了天使的翅膀？

还记得五岁时你参加的那场舞蹈比赛吗？为了练就一整套连贯的舞蹈动作，你一次又一次地跪到地上。见到你每一次膝盖擦地，妈妈的心都要揪一下。最后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劝你放弃。可你坚持要继续训练，而且还把妈妈给教育了一下：“妈妈，关键时刻怎能放弃！”在你的刻苦坚持之下，终于赢得了比赛的胜利。从那时起，我们就觉得你与众不同，是一个可以飞得更高的天使！

还记得那次你眼角严重受伤的经历吗？尽管受伤了，可是小小年纪的你丝毫沒有惊慌，先沉着冷静地平躺到地上，再请小姐姐去喊大人。你还解释了这样做是为了不让自己流更多的血。还告诉爸爸妈妈这都是从幼儿园老师那里学来的。这是上课认真听讲、学以致用的你，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同凡响、可以飞得更远的天使！

为了真的能飞得更高更远，我们定下了属于自己的口号：“每天进步一点点！”这个口号，你还记得吗？

最近发生的“一些情况”让爸爸妈妈担心：小天使要变成一只迷途的羔羊吗？

难忘的“火苗”

谢国丽

去东北出差时，有一个镜头一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。那天从地铁口出来，已是晚上十点多。雪暴，风也凛冽，感觉双脚一步一步踩的都是冰块。这样的天气，打不到车是肯定的了。刚走没多远，看到前方有火苗在跳跃，同伴欣喜地说，瞧，这里居然有在营业的烧烤摊，刚好过去看看啊。当我们相互搀扶着走过去，烧烤摊前已排了足有十人的小队，摊主三十出头，不高，干活麻利，炒饭，烧烤，油炸香肠，忙得井井有条。

有顾客在催，老板快点呗，太冷啦！我们还要赶着回去呢。摊主听了一边爽气应答：好呐，马上就好。一边依然油盐味精酸辣辣粉，洗锅洗抹布清理灶台，一个程序也不少地忙着。忙完了还说，再急，不熟不热口味不到位都不能给你们打包走的，吃坏肚子可不是小事。完了收费，一份色香俱全，份量挺足的炒面也就收了8块钱。轮到我们时，同伴主动说，老板，这零下20多度的天气还出来摆摊挺不容易的，你等下多收点。摊主听了直摆手，虽说听你们口音是南方过来的，但咱也肯定不会多收你们一分钱，咱在这摆了近六年的摊，从不曾宰过外地客人，你瞧咱这也都是明码标价。

那一刻本想还说出几句，这个点儿已经看不到饭店营业，天气又这么冷，又在这雪地里，还站在风口，每份多收几块钱，其实大家是可以接受的。只是话到嘴边终究没说出来，因为突然意识到：摊主六年以来用心经营的，不仅仅是他眼前这个可能用来谋生的小小摊位，还有他那温润而宽厚的，如火苗一般的熠熠生辉的人格。

谢国丽：淮城人，欣洁织造有限公司业务总监，从事星级酒店客房布草的研发与销售。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。

江红，女，1965年出生。得父亲江鸿歧亲授，擅长工笔画。现为淮安市美协会员，徽州画院画师。其作品被多家画院收藏，并被《扬子晚报》《师范教育》等多家报刊刊登。国画《马蹄莲》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中国功勋书画精品大赛中被评为金奖。

坚持努力，才会成功

新安小学六(13)班 刘熹航

阳光射到地球，并不一定顺利，可能会被月亮挡住，可能会被云层遮住……但是每一束阳光总会等到没有月亮、云朵的阻挡，直照大地，给万物赖以生存的光源。人生也是如此，只要坚持努力，终会有成功的那一天。

记得上五年级的一天，老师突然把我们几个同学喊到办公室，对我们说：“我们学校的《芦芽》杂志最近会从五年级15个班级中挑选优秀的稿件刊登。你们几个回去先修改一篇作文，明天发到我的邮箱里。”

一回家，我便激动地挑选一篇自以为很棒的作文进行修改，还让妈妈帮忙润色。妈妈还很肯定地说：“这篇没问题啦，肯定上！”我欣喜若狂，心情十分激动。

几天之后，看到同学们“呼哧呼哧”的搬来一堆《芦芽》，我十分开心。为了提前看看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，我便跑到讲桌旁的书堆旁，悄悄取出一本，迅速翻看了一下目录。啊，怎么没有我的作文，再仔细看了还是没有。我失落地将书放回原位，很难受，但又无可奈何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回到座位上。

一到家，我便气鼓鼓地坐在沙发上，一动

也不想动，见到妈妈的第一句话都带着哭腔了。妈妈听了，笑了起来：“没事的，别在意这事啦。我们下楼到花园里散散步吧。”说完就拉着我下楼了。

在花园里，我开始观察起爷爷买回来的桔子树。去年它只结了一个枳，可今天我发现树上已长出一个大大的桔子，而且颜色鲜亮，甚至找不出一处缺点，但整棵树除了它都没有另一个桔子了。我很奇怪便问妈妈，妈妈便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这棵树没有长好，在刚搬来我们家的那几天还遇到了暴雨天气，只长成了一个枳，但经过一年的修整，它努力地生长，终于长成了桔子了。也就是说它用尽全力，这是它的结晶啊。”我想了想，好像突然懂了什么似的，拍手大叫：“对啊！”

终于在我的不懈努力下，投稿成功了，不但在《芦芽》，还在《淮安商报》上发表了文章，达成了自己的愿望也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：经过阻碍，阳光才能普照大地，果树经过风雨才能结果，人经过挫折才能成功。

（指导老师：朱锦秀）